

-年齡軸-

| 特倫斯:18 | 綺莉:17(Y7) | 洛莉亞:12(Y2)
| 蜜雅:13(Y3) | 克洛里斯:19 | 亞拜爾:22↑

冗長的走廊上寂靜無聲，在那不斷延長的廊道，唯一一盞油燈點燃了研究房的出入口。特倫斯手裡握著一瓶散發出令人作嘔氣味的墨藍色魔藥瓶，在燈火通明的小房間內來回踱步。

「身為一名合格的治療師，我認為和自己的病患談戀愛是種逾越。」年輕的治療師如此自嘲，委身靠在牆角安靜的看著忙碌奔波的少年。

「沒錯，顯而易見的！亞拜爾先生的確是名相當優秀的治療師，既然您有自知之明，那我也不建議您這麼做。」繞開了堆滿藥草書籍的木桌，撇除變型學外，以全O的優秀成績通過N.E.W.Ts的優等畢業生這麼說，語氣裡帶著煩躁和不解。

在席爾維斯特莊園的分館下，兩名席爾維斯特正針對著配偶這一件事情展開辯論。起因只是亞拜爾對於自己漂亮的「金絲雀理論」表明了炫耀，而特倫斯也不甘示弱的談論自己今年剛認識的一頭小獅子，直到他們發現雙方在對象的選擇上出了根本上的差錯。

「但是，特倫斯，你還沒到我這個年紀——」瞋起了櫻桃色眼眸，亞拜爾推了推鼻梁上的銀框眼鏡，「你知道席爾維斯特是很理智的，但這不代表情不自禁並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如此的正論使得特倫斯無法作出反駁。但這也並不代表他可以全面接受亞拜爾的辯解，在他看來即使是席爾維斯特多少也得要保留些職業情操。當然撇除他那可愛小傻瓜的血統不說，反正特倫斯自己也還沒想清楚。

「如果您還記得提姆西先生，那麼我相信答案已經很清楚了。」倒鼓了幾下手中的魔藥瓶，墨藍色的液體變的濃稠，甚至冒出了發著藍光的氣體。雖然味道噁心但是無害，丟下了木湯勺，特倫斯有些嫌棄的遠離了這瓶藥劑。

提姆西在席爾維斯特家也是出了名的悲劇，當然一眾男性們不可能當著本人的面探討他的壯碩悲情史。令人難過的家族聯姻的惡果，他們可以將一切怪罪於布爾文得慘忍，卻也沒能停止這場婚姻，畢竟純血間的聯姻是再普通不過的，在家族中也根本不算個事兒。

再怎麼年輕貌美的女性也比不過提姆西心中陪伴他成長的天使美好，不如說若是把兩者放在一同比較甚至可以笑掉在場所有人的老掉牙。更令人惋惜的是雙方的犧牲卻帶來了不怎麼令人欣慰的結果。

——悲劇。

特倫斯從三年級就聽聞過這場鬧劇，他並不覺得惋惜，卻替理爾德斯感到無奈。

「知道為什麼我在就任期間從沒見過露娜小姐嗎？我和當家一致認同了那是提姆西愛的表現。」對著少年搖了搖頭，亞拜爾說。

如果他們之間真的有愛情？

擦亮了鏡片，亞拜爾繼續說：「雖然多數席爾維斯特是不認同的，至少以比例而言，進了這裡的病患名單幾乎等同於為生命畫上了句號。」

默默聽著青年治療師的發言，期間特倫斯安靜得從書櫃裡取出了染上水藍色的透光板，上面還帶著一些突兀的筆跡，材質偏像玻璃，但重量卻很輕。在他看來就是個沒什麼作用的廢物，拿在手中擺弄沒多久，他很快又把這東西塞回書架上。

「我寧願選擇自己愛上的病患，也不會接受家族的擺布。」重新帶上眼鏡，亞拜爾嘆了口氣，「那麼，換我反駁你了，特倫斯，如果你認識提姆西和露娜——」

這場悲劇的男女主演？當然，特倫斯可是僅次於他們之外對這兩人最為認識的人，包含兩人間唯一一個證明他們相愛過的證據，那女孩，洛莉亞。

多麼令人嗤之以鼻的**相愛**。簡直低級無比，特倫斯忍不住為自己脫線的想法發出了一陣冷笑。

「相信我，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猶如湖水般平靜的眼底透露出一絲的微動，亞拜爾露出了一個溫柔的微笑，和陷入了自我厭惡的特倫斯形成了極大的對比。

漂亮得完成了布雷爾交代的藥劑調合後，特倫斯對那瓶瓶罐罐撒手不管，僅是讓準治療師替他鑑定。沒有多餘的話繼續反駁亞拜爾，他躺在沙發椅上偷閒，望著木製天花板發呆。

收穫了少年一整個下午的成果，亞拜爾在一旁的課題單上用羽毛筆畫上了個○。

「最近當家的舉動很刻意，我希望你可以幫忙注意綺莉小姐的近況。」

「您是說，去年當家強制把那姑娘喚回家的事情？」伸了個懶腰，特倫斯的語氣裡帶著一絲慵懶，「那真是噩夢，那封早朝大堂的咆嘯信，簡直要丟光所有席爾維斯特的臉。」他的用詞中帶滿了譏諷，但表情卻是一臉窘迫。

特倫斯從沒想過升上七年級後，他還要被同年級，甚至學弟妹們投注一種可歌可泣的眼神，彷彿他才是咆嘯信裡的主角。他甚至還能回想起尼可拉斯那一臉假悲傷的嘴臉，彷彿是看到預言家日報的頭版上寫著：忙碌偉大的席爾維斯特家**又**出事了！

「——還有，克洛里斯的意圖也太明顯了，可惡的是整座莊園的人都像是眼瞎了一樣！」他大氣不喘，朝著書櫃翻了個白眼。

從沙發上爬起來，特倫斯安耐不住一肚子火，對著一臉平靜得聽著他連環抱怨的亞拜爾瘋狂的尋求認同，「前陣子聚會時，您有看見布爾文那得意的嘴臉嗎——」

「也不想想要不是當家私下的活動，哪個席爾維斯特會順著理爾德斯的意。」畢竟特倫斯自己也收到了來自布雷爾某種程度的禁令，可能是由於他還只是個學生，布雷爾並不認為特倫斯能做出多大的行動，對他的要求也就只有隱瞞分館醫院的存在，而這正巧也是這幾年整個席爾維斯特都在做得事情。

以及，不得干涉克洛里斯的任何行動。
行動？真是**狗屁**。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最近分館的進出把關變得很嚴格。」

「特倫斯，我其實希望你暫時不要再來分館了。」放下了紙筆，他對擱在沙發還一臉無法釋懷的特倫斯慎重的開口，「但我知道我沒有可能阻止你。」亞拜爾在少年準備開口反駁前事先搶到了發話間隔，說完他嘆了口長氣。

「得了吧，至少在亞拜爾先生離開分館前，我還沒有打算逃避這一切。」逃避了準治療師有些嚴肅的目光，特倫斯陷入了思考。其實他自己也很清楚這座位於席爾維斯特分館的地下醫院是很難分割善惡，但絕對絕對不會是什麼光鮮亮麗的場所。

在這個地方銀綠色長袍的治療師們並沒有犯下任何過錯，只是盡責的將職責做到最好。他曾經從亞拜爾那聽聞這間設施在魔法部高層是被正式認可的，即使知道的也只有少數純血家族，連席爾維斯特本身都不會大肆宣揚。

更可笑的是十六年前起席爾維斯特還嚴格把手起了這個祕密，欺騙了一個無知的下任當家。

「他們都是好孩子，只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最好的結果只有他們自己會找到。」
「當然，你也是好孩子，——別魯莽行事。」

他的最後的一句話被掩蓋在響鈴中。

在第一聲噪音響起的瞬間，亞拜爾迅速的從椅背上抓起墨黑色長袍連帶他的禮帶，頭也不回的奔往走廊盡頭。而特倫斯則是事不關己的繼續懶在柔軟的沙發椅上，使用了幾個柔軟的抱枕掩著耳朵阻隔了聲響，直到不知道翻了幾個身後，輕脆的響鈴才漸漸停止。

「梅林的鬍子……真是個令人難過的喪鍾。」少年緊閉著眼，悶悶不樂的對天長嘆。

※

尼可拉斯從木桌旁繞過了特倫斯的衣櫃走到等身鏡前，在照了照自己亮的發光的防風眼鏡後，才探出頭對著振筆疾書塗塗改改得友人喝聲：「拜託，這只是一封信，差不多就行了。」

對著友人翻了個白眼，他露出了譏諷的表情。

位於席爾維斯特莊園，本館的宅邸中。三位已畢業的男士們正聚集在特倫斯的房間內，即使是在畢業後他們身上主要的色系也還是和綠色銀色脫不了干係，除了尼可拉斯左手無名指一枚鑲嵌著金黃色水鑽的銀戒指外。

蜜雅·芬尼

展信佳

上次妳在信裡提到妳喜歡一位已經畢業的學長，我很懷疑妳選擇對象的標準。據我所知，那屆史萊哲林裡實在沒幾個靠譜的男學生，我很難過的告知妳或許要另尋佳音。在我看來他的態度不是很友好。

別對我生氣，也別鬧彆扭。女孩，我只是怕妳被騙。不是我吹牛，但我感覺那裡的花花公子特別多，而且個個都是箇中好手。沒道理會找上妳這樣年幼的孩子，除非他是個戀童癖者或飢不擇食！

.....我收回這句話，且對我的惡意奉上致高的歉意。

最近我周圍的事情變的有些複雜，雖然知道開學時間將近，但想必我恐怕是碰上逢魔時期。那些令人作嘔得巨怪和調皮鬼的惡作劇大大的擾壞了我和平的日常。治療師資格考核也將近，各種刁鑽的課題也不斷向我砸來，大概在近期內很難頻繁的進行回信。

雖然有些遲了，恭喜妳順利升上三年級。

魁地奇賽季，祝好運。
別從掃帚上摔著了。

P.S 另外也替史萊哲林獻上真誠的祝福，兩院水火不容的特質有時候確實就是這麼現實。

得利

褐髮少年將寫好的信紙收進了乾信純白得信封裡，並在上頭屬名。深綠色的墨水還透著一些銀粉，在場的所有男士都一致認同這是一個相當高雅的顏色，且在特倫斯漂亮的字體下顯得相當貴重。

「喔！特倫斯，你快要把我們難得的聚會浪費在一個葛萊芬多身上！」

而被點名的人只是自顧自得替自己的房間施展了一個抗擾咒(Imperturbable Charm)，以免哪個家養小精靈或是大嘴巴的討厭鬼正巧路過，還聽見魯德狄克像瘋子一樣的吼叫。

「一個葛萊芬多！梅林的褲衩，真不敢相信！你怎麼會有這種品味。」

魯德狄克喊完還不忘記將這輕貌的目光分給尼可拉斯一些。

後者著是攤手對他露出了一個屬於史萊哲林標準的高傲笑容。年初才剛結束訂婚儀式的尼可拉斯可是他們三人之中最早訂下終生大事的男人，樂呵呵的笑了笑，或許誰都不會猜到他傾心愛慕的戀人，居然是一位還在校的六年級賀夫帕夫。

「別告訴我，你不知道席爾維斯特家是個什麼樣的家族。」

「嘿，我也比較擔心這個，據我所知那孩子並不會是最佳人選吧？」收到來自魯德狄克的白眼，尼可拉斯收斂起可笑得模樣，挑起眉認真的給坐在書桌前得特倫斯一計忠顧。

他雖然也選擇了和他八竿子打不著的賀夫帕夫，但尼可拉斯完全有辦法可以說服他的父母，畢竟對方還是一名純血巫師。即使全歐凱諾家族都反對這場婚事，他也有辦法讓當家低著頭接受他的請願。

「更何況最近你家裡情況不是很複雜？」他接著道。

最近氣氛明顯緊繃的席爾維斯特家族，若不是因為歐凱諾和埃格林頓兩家頻繁和席爾維斯特有著密切的交流。尤其這兩位損友畢業後三不五十也會來訪的理由，特倫斯敢肯定沒人能這麼容易通過席爾維斯特莊園的魔法線路網。

「老實說你這麼頻繁的寄信到霍格華茲，居然沒有被懷疑，真是了不起。」揮了揮魔杖，尼可拉斯替自己乘了一杯熱奶茶，順便掉念一下那位可憐的家養小精靈：煩煩，他被勒令了整個下午禁止接近這間房間。

「別傻了，那頭小獅子只是一個傻瓜呆兒，怎麼可能知道你這信沒被攔截究竟用了什麼魔法。」嘴裡一口一句輕貌的發言，魯德狄克事不關己的接下話頭。

「更何況她根本不知道和她傳情書的是一個純血家族，還是個維持二十三代純血大家族！哈哈！」

過分噁心的假笑使得空氣變得滑稽了起來，但這明顯對故事裡的男主角而言不是這麼好笑。

「停止！先生們，首先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不能寄信到霍格華茲！再來，你們是不是把席爾維斯特當家魔化成了一個大惡棍了？我從不知道當家會對我的交友範圍有任何意見。」

特倫斯的反駁兼具了合理性。誰說畢業生就不能寄信給還在校的朋友，更何況當學校還有著和自己同個家族，或是分家的女孩時，一切都可以用親情說通。

當然，實際上他從來沒有給綺莉·席爾維斯特寄過任何一封信，一次也沒有。
而偶爾問候洛莉亞的信和穩定的信友交流相比，更是少得可憐。

「是沒有，但很顯然，整家子都對你的婚姻對象很有意見。」感受到友人的怒火，魯德狄克將嘴巴閉緊成平扁形，像是小雞鳥一樣慢悠悠的拉低聲線進行反駁。

「放屁，我寫這封信時什麼時候看起來是要求婚了？」
用火把紅蠟燭燒溶滴落在信封口，特倫斯默默的蓋上了封蠟章。

那是不屬於席爾維斯特家徽的印章，是特倫斯單純為了自己而訂作的圖型。他還沒傻到會在這種時期使用席爾維斯特的名義對外寄送關於自己的佳音，更何況對方根本不知道他是個席爾維斯特。

「……在你花費兩小時嚼舌根，硬拉著我們討論該怎麼回信的時候？」手指在下巴摸了摸，尼可拉斯思索了半分鐘後這麼回答到。

「喔！閉嘴，尼可拉斯！」

特倫斯有些受不了和這兩個瘋子的對談，抓起了信件，他大步的往窗邊走去。

「認真的，特倫斯，你真得該好好考慮考慮。」早就身經百戰的二人組當然不會因為受到一些怒吼就感到挫敗，相反的，這種情景在校時幾乎每天都會上演。簡直見怪不怪。

「魯德狄克·柯特·埃格林頓！停止你那低級的口哨聲！」他朝著少年狠狠瞪了一眼。

打開了關著伊諾克的銀色鐵籠，被放出籠子的小傢伙有些興奮的在特倫斯的房間裡繞著飛行裡兩三圈，最後穩穩的停在主人的肩上，有些眷戀的蹭了蹭少年的褐色毛髮。

「聽著，這事情不會這麼早發生，而且總有辦法。」鄭重的對著兩位開口。
而其中一個最欠抽的男士已經霸佔了他才剛坐暖的書桌椅。

「就像你們說得，別忘了，我可是個史萊哲林。」挑眉。三位男士面面相覷良久，彷彿都對這個答案感到十分滿意。三人分別擁有著屬於自己的榮耀、野心和自信，而確實也以身為史萊哲林為榮。

即使狡猾並不是萬能，但有時候確實能夠鬼神差使得讓事情往自己所想的方向前進。

「伊諾克，來，麻煩你了。」給他的送信鳥丟了幾個保暖咒和水火不侵咒後，他悄聲對著在場唯一體恤他辛勞的女士一個建議：「最好可以直接送到葛萊芬多塔那兒，這樣你可以少受到其他貓頭鷹得注目。」

伊諾克是一隻是白腹海鵬(White-bellied Sea "Eagle")，這並不是屬於霍格華茲允許飼養的任何貓頭鷹的種類。在特倫斯七年級時也躲躲藏藏的用伊諾克和他的小信友玩了一整年，想必當事人對這隻鳥種肯定不陌生。

「別騙人了，你只是不想讓你家可愛的小姑娘看到罷了。」原先安靜的趴在椅背上的魯德狄克，還是忍不住吐出了一句不怎麼中聽的話。

「就是她看到了也認不出來。」特倫斯回應。

「那你肯定就是怕小洛莉認出來。」彷彿不怕天下大亂似的，尼可拉斯替對方助了助威。

白雕從窗口一躍，飛離了席爾維斯特莊園。爪子裡帶著一封加上各種保護魔咒的信封。冷風從窗外吹進溫暖的室內，在伊諾克飛遠後特倫斯才關上窗戶。

「你們夠了沒，沒有一個葛萊芬多會想在大堂上收到史萊哲林的信！」

轉過頭，他看了看故意不和他對上視線的魯德狄克，接著便朝另一位已經躺在他沙發上的男士喊道：「這還是你跟我說得！尼可拉斯！」

「我記得我說的明明就是赫夫帕夫？」

露出了一個驚訝的表情，他抬起頭對特倫斯眨了眨眼，接著又陷入了柔軟的沙發椅中。高舉著左手的模樣彷彿是在炫耀自己那枚價值高貴、意義非凡的戒指。在燭火的照耀下，金黃色水鑽透出了美麗又純淨的光芒。

「而且你也不是現任史萊哲林了，頂多就是個畢業生，更極端點，一個奇怪的**陌生人**。」

「喔！看在梅林的面子上，現在，閉上你的嘴！」姣好英俊的面容在兩人的一搭一唱下顯得有些僵硬。豎起眉頭，特倫斯對著兩人發出了最後一次的警告。

※

尚未關緊的灰階色的木門板外，特倫斯聽見了室內傳來了幾聲不自然的巨響，重物移動的聲音還帶著點刺耳的金屬音。在亞拜爾帶著幾絲顧慮的動作下，緩慢的關上了大門，冗長的廊下又恢復一片寂靜。

布雷爾的辦公室外站著的是兩位準治療師和一位準備報考資格的實習生。

直到被布雷爾傳喚前，他們都已在分館地下待上了不少時辰了，而不得不說若時是當家堅持把三人聚在一起講話，特倫斯畢業後可是一秒都不想見到克洛里斯。

一如往常會在席爾維斯特莊園開催的聖誕聚會——或著說打著聖誕名義的慶生會，被勒令取消。即使在場人士多都對這場宴會感到興致缺缺，但這不代表取消會是一件好事。

綺莉·席爾維斯特的十七歲生日，當家唯一的掌上明珠。特倫斯很難想像，到底是哪根經出了問題，才會讓一直一來相當重視這項活動的蕾佳娜也投了個贊成票。

但這都還只是小事。

率先受不聊沉默的是亞拜爾，身為年長者他有些無奈的長嘆了口氣。
毫無疑問，這將會是一個難熬的聖誕假期。

「我真不敢相信當家的決定，那姑娘七年級都要過一半了，這種做法無疑會影響到她的N.E.W.Ts。」

他單手附上額頭，不輕不重的按壓著太陽穴，不得不說在場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感到有些頭疼，——除了某個外人以外。特倫斯的視線裡帶著滿溢的敵意，朝著克洛里斯看去，後者則是落的一臉輕鬆自在。

「……到時候別說當上家主，連治療師資格都不用考了。」

特倫斯的說法在席爾維斯特是個普遍簡單的定義，他們是所謂的治療師世家，明文上擁有治療師資格才意味著坐實家主的位置。就這點而言，貌似在場所有人都多少有些冀望。

「與我何干，特倫斯，或許你更該專心在你的治療師考核上。」傾靠著走廊邊上，一臉愜意。

克洛里斯說完還露出了譏諷的笑聲，不忘調侃他還只是個正式資格都沒有的半吊子。

「閉嘴，沒人在和你這個噁心的巨怪說話，停止你那滿嘴胡說八道。」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冷淡，卻很容易辨認出他那咬牙切齒的囁字。

大約在三天前，當綺莉提著行李箱乖順的回到本館渡過她七年級的聖誕節時，克洛里斯也從里爾德斯家搬到了席爾維斯特莊園。

用“搬”這個詞可謂相當貼切，當特倫斯看見塞滿玄關那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和帶著像要入住一輩子氣勢的克洛里斯。他想，或許只差沒把整個書櫃搬來。那畫面看的他眼都直了，一時間還艱難的要有點喘不過氣。

「喔……是嗎，有種你就把我趕出席爾維斯特莊園啊，**正宗血統的席爾維斯特先生**。」他臉上始終掛著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別逼我拔出我的魔杖，**區區一個理爾德斯**。」

撇除兩家間一直以來的爭執——至少他和洛莉亞間就從沒有這個問題，他一直相信自己和這位惹人嫌的先生肯定打從出生起就存在著某種世紀大代溝。

「安靜，兩位先生，別在家主的辦公室前吵架。」

在世態變得不可收拾前，一直保持沉默的亞拜爾終於開口制止。

「亞拜爾先生，請允許我向這位忘記禮貌的席爾維斯特申請決鬥？」說完，他對著亞拜爾行了個禮。

「噁心。」特倫斯對此嗤之以鼻，「失禮了，亞拜爾先生，這位理爾德斯似乎還沒有搞清楚狀況。」不讓克洛里斯有任何回嘴的空檔，他抓著句尾接著向唯一身穿著天藍色調長袍的亞拜爾道歉。

「我是說這裡不是你家！滾回你的老巢。」

「呵。」他從鼻子裡發出了極具挑釁意味的音節。

「停止。我說，保持安靜。」

在這充滿火藥味的對話中，他柔和的語調變得有些飄渺。得到平靜似水的他的第二次警告後，克洛里斯豎起眉，有些玩味的對著青年微笑。

再給克洛里斯一個眼神後，特倫斯也乖乖的閉上了嘴。廊下立刻恢復了寂靜。若不是因為亞拜爾是三人中最有資歷最深也是實力出眾的治療師，大概也無法阻止快要打成一團的兩人。

「你們都各自回房間去吧。我得去分館巡房，妮妮最近的狀況好轉了不少。」
重新套上一直掛在手臂上那件綠底銀邊長袍，那是屬於席爾維斯特的標準治療師制服。

「我理解了，亞拜爾先生。」

慎重的點了點頭，特倫斯握緊了兜裡的魔杖，注意著克洛里斯的動靜，他緩慢的往樓梯口的方向離去。

回到了溫暖舒適的房間內，特倫斯拉開了書桌椅，立刻給信友寫了一封信，雖然內容短得可以稱得上是一張紙條，形式上讓他回想起最初開始回信時，但此時用的卻是相當正式的書信規格。

蜜雅·芬尼

展信佳

簡直是噩夢連連，這陣子可能連信都沒辦法寫了。
抱歉。

得利

望著伊諾克往霍格華茲起飛得英姿，褐髮少年關上窗戶，靠著窗口長嘆了口氣。
然而這小紙條卻成為了接下來兩個月內的最後一封信。